

编者寄语

优秀的文学作品通过一组组美好的意象和磅礴的想象,利用全新的构思角度和语言风格,拓展想象的空间,注重虚与实的结合,启迪思想,令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从而更加敬畏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

本期文艺评论是由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撰写的《大自然中的诗意乐章——评了一容草原系列生态小说》,是一部让读者回味的好作品。

草原系列小说的出现既体现出宁夏作家了一容创作题材的扩大,同时也昭示着他创作思想的成熟深化。如果说小说《红山羊》旨在批判,是噙着痛彻心扉讲述人类贪欲给动物和社会造成的伤害,那么草原系列生态小说则是在歌咏,是带着舒卷自如的旋律去吟唱大自然的磅礴之美及其给予人类的馈赠。

从古至今,书写过黄河的文豪大家世代传承,写不尽一条河,对于母亲河的书写,依然像河水一样在绵延流淌。

作家在黄河岸边诗意行走,且行且吟。因着对故乡故土和自己熟悉的生活,作者有了创作的冲动,享受自我情感的愉悦和升华,这也体现着故土文化给作家们带来的创作乐趣,展现黄河是读不完的诗意画卷。

诗人发现,诗歌是一种触动心灵创作,诗歌作品应具备语言美与心灵美的统一。一首诗通过一种意象和想象,利用一个全新的构思角度和语言风格,拓展想象的空间,注重虚与实的结合,进行创作,才能够启迪思想,产生心灵的共鸣。

围绕古旧的石碾,人们走进乡村,看看草木,听听虫鸣,看篱笆上的牵牛花,大地上的向日葵,排着长队的蚂蚁,夕阳里牧归的羊群,甚至还有渐渐走远的农具。

父亲的雪犁,平实质朴,古韵悠然。记忆里,父亲驾驭着一对黄牛,手持一把雪犁,在黄土地上冲浪。那片黄土地,渐渐变成了一望无际的黄河,阳光下,泛起点点金色的波光。

“南风染绿村寒影,夜雨绵绵润杏花。塞上田畴生艳景,川前桃李落烟霞。”一组原创诗词,展现塞上美景,歌颂了人民的美好生活。

且听风吟

塞上清明吟

□ 张建忠

南风染绿村寒影,
夜雨绵绵润杏花。
塞上田畴生艳景,
川前桃李落烟霞。
清明朔雁诗心颂,
故国春云画笔奇。
白发无须空遣恨,
踏青守土惜韶华。

如梦令·塞上三月天

□ 孙士彪

湖里鱼鸥戏水,
岸上山川秀美。
桃李溢芬芳,
草绿莺啼柳翠。
诗旆。
诗旆。
春日令人陶醉。

小宝茶话

大自然中的诗意乐章

——论了一容草原系列生态小说

□ 王敏

作家了一容近年创作了一系列与生态话题相关的短篇小说,尤其是刚刚出版的新书《野菊花》,由莫言题写书名,李敬泽等众多名家联袂推介,这本书引起很大反响,大家争相阅读。

先前,了一容的另一部作品集《玉狮子》,跟这本《野菊花》一脉相承,中篇小说《远离人迹》《夏季的牧野》《野菊花》《黄河浪里蛟》《围马谷》《白雪》《青青牧草》《归圆的马》。九篇作品中除《远离人迹》表达“母亲”和“我”与城市的疏离、《黄河浪里蛟》描述今益生生在黄河边的所见所感所思、《白雪》从另一个视角讲述了人性在挤压中闪烁的光彩,其余诸篇皆是描绘草原上的放牧青年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自在恰然的生活。

熟悉了一容的读者应当知道,这位作家人生经历非常传奇。他在草原上放过马,去戈壁里淘过金,有着很多同龄人没有的传奇经历。正是这种独属于了一容的人生经验,给他的创作以源源不断的精神供给。他早年热衷于底层主题,擅长创设特殊的境遇凸显人物的孤独和坚守,这是他艰难人生道路的精神总结。如今他将目光转向了自然和生态,这仍然得益于他早年在草原上的真实生活。作品中的主人公大约就是一容自己的化身,作家站在多年之后回顾少年与草原、与骏马的诗情画意的时光,期望在富有意味的绵绵低语中重现人类更为原初的精神状态。

草原系列小说的出现既体现了他创作题材的扩大,同时也昭示着他创作思想的成熟深化,跟世界接轨。如果说小说《红山羊》旨在批判,是噙着痛彻心扉讲述人类贪欲给动物和社会造成的伤害,那么草原系列生态小说则是在歌咏,是带着舒卷自如的旋律去吟唱大自然的磅礴之美及其给予人类的馈赠。作家在《归圆的马》一文发表时的创作谈里提到:“大自然有它运行的下数和规律,所有的事物都有它的轨迹,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

草原系列生态小说为人们展现了大自然的

丰腴富饶。小说主人公从中原地区来到大草原的时候,由于大家对土壤的破坏,化肥农药使土地生病了,人们也跟着生病。小说主人公也离开了内地,去了草原,“向曾经养育过自己的瘠薄的土地作最后的道别”。小说主人公醉心于地处“禾木河与喀纳斯河交汇的盆地”,这里土地肥沃,水草茂盛。这里因地处偏远而景色宜人,喀纳斯素有“神的后花园”的美誉,这里有繁花装点的草原,有蓝宝石般澄澈的河水,更有苍翠欲滴的森林和生机勃勃的各种动物。

草原上的时光,是小说主人公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光,日有日的喧嚣热闹,夜有夜的静谧安详,春有春的生机勃勃,夏有夏的繁茂多彩,秋有秋的林尽染,冬有冬的神秘梦幻。喀纳斯河岸不仅树木茁壮,花草繁盛,连“娃娃们也是一茬接着一茬,他们似乎不是女人们生出来的,而是从密密麻麻的草丛里面的花骨朵中生长和蹦出来的”,“一切生命都是由大自然来塑造的,绿色的大草原让这些娃娃变得天然而质朴,桀骜不驯又阳刚强悍”。丰饶的土地孕育着活力四射的生命,人们在这里生活、生产,一代代将生命和文化传承下去。

草原系列生态小说为人们展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相处。在这六篇小说中,我们跟着小说主人公见到了威风凛凛的几马“大特级”,桀骜不驯的骡马“玉狮子”,迅猛敏捷的快马“黑豹”、儒雅随和的种马“大教授”,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生机勃勃的动物们。小说主人公热爱草原,更热爱他放牧的马儿们,他骑着“黑豹”巡视草原时,如同草原之王一般。而黑豹也曾经在暴风雪中不离不弃,救过主人公的命,成为他的“生死兄弟”。主人公以爱心平等地爱他放牧的动物,当然也包括他曾经饲养过的那头骡马和它的儿子土黄骡子。在骡马被卖掉后,他回忆起这头骡初来时的模样,因“失去了一个忠实厚道的老朋友”而“变得忧伤起来”,而当土黄骡子因思念母亲迎着太阳奔跑时,他也骑上黑豹,陪它飞奔在草原

上,“最后,只有那两条动物的尾巴在草原的地平线上完全扯成了一根笔直线,在飞舞,轻盈得就像一缙寂寞的风似的”。

了一容以非对象化的视角写草原、写动物,在他的笔下,草原和它所滋养的生命不再是人类予取予求的客体,而是鲜活独立的存在,它们不仅有自然生命,还有独特的灵魂。小说主人公吹拂着草原的风,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一缙黑色的豹子的毛在一片又一片的草叶上掠过”。人类也是如草木如动物一样,在广袤的土地上孕育而来,理应与自然万物相生相伴,相得益彰。

草原系列生态小说还为人们展现了自然对人的抚慰,收获着满满当当的幸福。他聆听牧草的絮语,蜜蜂的合唱,蚂蚱的鸣叫,轻嗅阿依努尔头上野菊花散发的幽香,感受小小少年情窦初开的心灵悸动。在草原生活的十数年里,主人公曾经两次回乡,这两次旅程对他而言都是伤痛,一次是为父亲奔丧,失去亲人的痛苦令人愁肠百断,一次是哥嫂给他介绍对象,精明的家乡姑娘对金钱和利益的算计让主人公再一次逃离世俗的欲望和环境。唯有回到草原纵马奔驰,才是对他心灵最好的疗伤。只有在这里,大自然的万物生长和衰亡才能让人体味生命的至高规律。

“在人生的道路上吃了败仗,但脚一踩在草地上便觉得苦惱立即烟消云散。他想:‘亲爱的朋友,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当你被人伤害,或者自己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会渴望躲进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抑或去草原和大海边,又或者登上高山,那里的清风会为你舔舐伤口,直到愈合,恢复那青春般的生机。’”小说主人公热爱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他常常在脑海中幻想大海,大海应该和草原一样浩瀚吧?草原上被风吹动的草浪也许同翻滚的海浪一样吧?这种同样的广袤无垠让人心境宽阔,不再囿于世俗的名利欲望之中,真正释放出生命的本色。

草原系列生态小说是作家创作理念深化的

足迹

我在黄河岸边诗意行走

□ 杨贵峰

几千年来,灵武就是一方在黄河之洲上的土地。灵武于西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置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据《汉书》记载:“灵州……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师古曰:“水中可居曰洲,此地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洲。”灵武的历史与黄河历史演进紧密联系在一起。宁夏河套平原富庶,东部群山环绕,荒漠纵横,但矿业资源十分丰富,故而自古就有灵性山河之称。

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发展对于梳理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主要脉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对于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写作者有这样的使命。黄河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刻影响着民族心理与性格。

千百年来,黄河沿岸发展造就了独特的宁夏流域人文地理和历史文化,母亲河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基础和资源优势。万里黄河流经宁夏的河段虽然只有397公里,却让宁夏坐拥“塞上江南”的美誉。宁夏确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也因黄河而名。黄河母亲将最大的恩惠惠泽宁夏,谱就了“天下黄河富宁夏”的金句。唐代诗人韦蟾千年之前就咏出“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的佳句。

黄河造就造福了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母亲河以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深刻影响着宁夏各族人民群众的生活,也让宁夏的民俗风情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这些年,我一直在尝试书写黄河、沟渠、湖泊水系,书写自然生态之美,感受着黄河岸边诗意行走,诗歌与写作让生活更加充实。黄河流经灵武的47公里地域里,从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座黄河桥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七八座大桥飞越黄河,东西贯通。在故土之上,宁静的河水,空旷的荒漠,阵阵绿风吹过,眼际中绿意萌动的激情,在晨曦中闪烁光芒。这时,我就感觉心中无比敞亮。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根。

历史上,黄河流域以其先进的农业经济为基础,用自身先进的深厚内蕴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唐太宗灵州会盟、灵州勒石的典故,成为我国多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格局形成的历史事件,这是灵武的自豪。中华文明以其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影响着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演进,将其融入更大的范围中,并通过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地域文化,引领着华夏文明的发展,积累和传承下来,并最终形成丰富的中华民族集体记忆。

书写黄河、歌颂黄河,传承黄河文明,这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文学的担当。组诗《黄河诗篇》是立足宁夏进行诗与家乡的写作,意想展示黄河的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书写了不同地域色彩和黄河自然岁月风貌和民俗风情。《黄河诗篇》有《风起黄河金岸》《老河长》《两座城离黄河很近》《我在黄河岸边垂钓夕阳》《黄河拐了九十度弯》《穿越黄河大峡谷》等诗歌作品。这些作品以沿黄生态文化带建设为抓手,将黄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生态建设,创作反映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一种对

结晶。了一容将他小说的诗意发挥到极致,作品中处处有大段大段的景色描写,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着草原的广袤,草地的细腻与柔软,蓝天的辽阔和湛蓝。每一片草地、每一朵花、每一棵树木都被赋予了生命和灵气,它们与人物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小说的魅力。作者擅长细节和感官描写,他毫不吝啬地使用了丰富的动词,将读者带入他所创造的艺术空间,亲身感受阳光的温暖,微风的轻抚,花草的芬芳,鸟儿的歌唱,马匹的俊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了一容的诗意画笔真实构建了一个芬芳馥郁且充满生机的艺术世界。这些景色描写不仅没有影响小说的叙事,反而成为小说的灵魂和精华,让人们对大自然产生由衷的赞叹和敬畏之情,重新认识大自然的伟大和神奇。借由文字,我们似乎也可以跟作品主人公一起沉醉在草原的景色之中,“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这些动人的文字传递了作者对自然生态的关怀和呼唤,让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偶然停下脚步,关注大自然本身的美。

谢有顺在讲小说写作的问题时曾经提到:“每一个人都有故乡,都有一个精神的来源地,一个埋藏记忆的地方。这个地方,不仅是指地理意义上的,也是指精神意义或经验意义上的。但凡好的写作,它总有一个精神扎根的地方,根一旦扎得深,开掘出的空间就会很大。”从此种意义上来说,了一容有两个故乡,一个是西海固,一个是大草原。西海固给他提供了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让他无论在何种艰苦卓绝的情景下都不言放弃;而大草原则带给他高雅细腻的审美精神,让他能够在辽阔壮丽的大自然中看见美、欣赏美、体悟美。正因为这种感知美的能力,使他的小说回到了诗歌本身,触及了文学的本质,也正是由于他触及了文学的本质,才让读者得以在文字中聆听这中亚大地上美妙的诗意乐章。《野菊花》这本书,是当代文学的收获,介绍给大家去阅读一下。

作者简介:王敏,曲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菊谱

王延格

灵犀

石碾

□ 张正民

后来有了石碾,石碾分两部分,上为碾砣,我们平常叫它石碾子。下面叫碾盘,平整宽阔。碾砣碾盘接触面各有齿纹,用以磨碎谷物。碾砣用木框固定,木要坚硬,枣木尤佳。碾砣两头中央有两个凹陷的小圆坑,固定着小铁碗儿,叫碾脐,碾框的相应位置固定着圆形铁棒,凹凸相合,能自由转动。碾框一端,中间打孔,套在碾盘中央的金属芯上,以金属芯为轴,绕轴滚动,一盘石碾就成了。

转动石碾,南方大都用水力,北方用毛驴和骡子,有时候老黄牛也上场,眼睛蒙上黑布,小时候纳闷得很,老者说:蒙上眼睛是怕它们走晕,也怕吃磨盘上的粮食。没牲畜的,只能用人力推磨,推得人昏头晕脑。石碾把粗糙的谷物,慢慢碾磨成精细的粮食,谷子金黄,高粱圆润,吃小米粥,焖高粱米饭,香醇浓郁。

碾米一般要两个人,一个人吆喝牲畜,添加谷物,用笤帚扫碾框,另一个人用箩筛,把磨好的谷物和糠壳分离出来,碾不好的继续碾磨,直至满意为止。拉磨推碾看似活计粗犷,却见功夫。推碾要不急不缓,步伐一致。打磨的需扫得均匀,薄厚一致,扫厚了碾砣吃力;扫薄了谷物易碎。一个村庄大都有一两个石碾,坐落在村子中心或村口,夏季荫凉,冬季挡风。左邻右舍来碾

谷物,人杂话多,家长里短,有些小道消息不胫而走,石碾旁就是故事会,也是新闻联播。有些汉子说点荤话,惹得女人洒了一头的谷糠,嬉笑怒骂,自有趣味。石碾旁也是孩子们的乐园,可以趴在石盘上写作业,看闲书,还可以坐在石碾上读云朵,看归雁。碾盘四周也常有鸟儿飞落,偶有羽毛艳丽的山鸟,素素麻雀居多,叽喳一片。

月上柳梢,石碾还在转动。家数多就只能排队,乡村古朴,民风尚好,人们等不及,也或天寒,就用自家的笤帚、簸箕、筛子排好,名曰“占碾”,轮到谁家,叫上一声,担着谷物就来了。人多时,也是相互帮衬,你帮我推几碾,我帮你筛几箩,其情浓浓,其乐融融。

石碾经年,磨碾出无数的粮食,石齿磨损,要请石匠重新磨鉴,人们请石匠师傅吃年糕,喝烧酒。师傅拍打着满身的石灰,亮着嗓门说:又是一盘新碾。记得童年的一则谜语:大雪纷纷不觉寒,岩石层层不成山;逆走步步转圆圈,路途遥遥不觉远。石碾走的是最近的路,也是最远的路。

今夏,小城开了一家农家院饭店,闲时和几个朋友去吃饭,饭店有几亩菜园,可以采摘,倍感趣味。还有两间房放置了各种农具,铁锨、锄头、镰刀、马灯、扁担,还有犁铧,房子中间是一盘石碾。这盘石碾依旧坚硬着,抚摸着碾砣的齿纹,心却是柔软的。我想:它默默地暗合了天地、山河、故乡、亲人……

我站在石碾旁,让朋友拍了一张照片,身后是那些渐行渐远的农具。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nxrbpls@126.com

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这话和我我的心,在城里待久了,总想去乡下走走,看看草木,听听虫鸣,谈云赏雪,觉得快乐多一些。喜欢的东西很多,比如篱笆上的牵牛花,大地上的向日葵,排着长队的蚂蚁,夕阳里牧归的羊群,甚至还有渐渐走远的农具。

某日,回农村,在一户农家的门旁,看见一个石碾,静静地卧在树荫里,台基埋进土里,四围荒草丛生。石盘上落满了灰尘。凿纹磨损,推磨的木柄却依然光滑,甚至有点凹陷,这是经历过无数的辛劳,披星戴月的磨砺,拉扯着人们的日子,经历多少年,又经历了几代人?我无从知道。

户主是村里的常住人,问他这石碾还用吗?他说:如今早就有了电磨,电磨出的面白,谁还用石碾,石碾早已成了旧物,颐养天年了。又说:乡邻在县城开了一家饭店,想买石碾摆在庭院里,以供缅怀农耕生活。长辈不许,说这是几代人珍爱的农具,要留一个念想。

荒野上也会看到被荒废的石碾,磨盘斜卧在沟渠旁,石碾子孤寂地远在异处,像被拆散的婚姻,令人徒生悲凉。

说起石碾,首先想到的是石臼,古代石臼和水井是人类定居点的标志。石臼有点像现在的蒜臼子,只是个木头,用整块花岗岩凿磨而来,敞口,还要有个石片子,用来研磨捣碎谷物外壳,成为可食的粮食。石臼起初很粗糙,沉重坚硬,后来慢慢打磨,变得光滑圆润。有的外圈雕有花纹,如今已成了园林的装饰品。